《诗探索》改版弁言

谢　冕

《诗探索》诞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它伴随着中国新诗走过了从封闭到开展、从凝滞到行进、从单一到多元的、激烈的、有时甚至是狂暴的、让人惊心动魄的全过程记得当年，文革动乱收场，改革之风起于青萍之末，诗歌敏感于文艺春天的到临，也自沉寂与禁锢中醒来《诗探索》出版之初，正值“朦胧诗”崛起之时　自此时开始，围绕着新诗潮的意义、价值及其美学特性，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这是自20世纪初叶新诗诞生以来，事关中国诗歌兴衰存亡的、范围极为广泛、意义极为深远的次重大论争　《诗探索》感应了时代的召唤，自觉地站在了这一决定中国新诗命运的大论战的前列，勇敢承担了为新诗的思想艺术解放提供理论支持的使命。

《诗探索》缘起于南宁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爆发了关于新诗潮的论争，也正是由于这一论争萌发了创办一个理论刊物的想法。刊物取名“探索”，当然意在推进随着“朦胧诗”出现而兴起的探索之风。高举艺术探索的旗帜，站在引领诗歌变革潮流的前沿，这就是《诗探索》的出版初衷从20世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80 年代到 21 世纪的今天，除了中间因故有过中断，《诗探索》作为一个基本依靠民间力量支持的出版物，它作了艰难的跨越世纪的行进。它鲜明而坚定的理论立场，已作为可贵的一页被保留在世纪记忆之中

《诗探索》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民间的资助，它的所有编辑都是志愿的、业余的和无偿的。这样的一个严肃的、高雅的、致力于诗歌理论批评的出版物，在如此艰苦的处境下竟然生长和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这在今日中国可算是一个奇迹了。诗歌的探索还在继续，《诗探索》的工作当然也要继续。《诗探索》的同仁自出版之日起，就已下了决心，不论多么困难，我们都要坚持。所以，尽管多年以来情况多变，《诗探索》几易出版社，不到山穷水尽，我们总是挣扎着让它存活下来。

《诗探索》能够坚持到今天，应当感谢热心的读者和作者，也应当感谢历届的主办者、出版者和为它贡献了时间和精力的编辑者，更感谢日益宽松和宽容的时代。正是由于这些朋友的支持和帮助，《诗探索》才能够排除不尽的艰难险阻，一路走到今天。我们在 21 世纪的第五个年头决定改版，固然有生存方面的实际考虑，更着眼于进一步推进诗歌理论批评的深度和广度，致力于进一步支持和加强诗歌思想艺术的探索精神，并且更为具体而深入地介入诗歌创作的实际。

《诗探索》经过多年的实践，已形成了给读者留下印象的稳定的批评风格和鲜明的理论立场。改版之后，我们会珍惜这些业已在读者和作者中产生影响的优长之处，坚持并光大这一传统。同时，我们在实践中也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学者主持的出版物的优点是它的学理性，而缺点和不足之处则是它的理论锐气和敏感性的减弱。还有，囿于学院的环境，容易养成的与创作实践一定程度的脱节，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文风的呆板和缺

乏个性。这些问题，都是可能存在的和已经存在的。在改版后的理论卷中，我们将逐步地予以克服和改进。

《诗探索》作为理论批评的专业出版物，它的对象是诗人及其作品，但它的立足点和最后指归仍然是对于创作现象的抽象的归纳和概括。尽管我们过去曾经通过介绍诗人的工作，或解读作品等方式，力图建立起理论和创作之间的桥梁，但由于毕竟不是直接的作品展示，而使我们往往有力不能及的遗憾。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改版的《诗探索》准备直接介入诗人的创作及其作品的展示，这是一种大胆而充满风险的举措。以理论卷配套出版作品卷的方式出版。我们面临的难题是，作为以探索为宗旨的、而且是由学术机构主持的连续出版物登载的作品，如何与一般的诗刊或诗选刊有所区别？

可以想见，对于改版之后的《诗探索》，最大的挑战并不在理论卷，而在作品卷。理论是它的强项，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强大的诗歌理论批评界做它的后盾，只要坚持科学的立场和理性的精神，高举思想艺术创新的旗帜，勇于和善于寻找和探索新的、更多的可能性，理论卷将会做出超越性的成就。作品卷需要给自己定位，首先必须是要“与众不同”。要是《诗探索》的作品卷的出现，其意义只是给当代中国众多的诗歌出版物再增加一个新的品种，那就是它的失败。要是如此，我们宁可就此罢手。

因此，“与众不同”就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前提。不仅是要和已有的和将有的诗刊予以区别，而且还必须体现他人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和价值。首先是必须遴选在思想内涵和艺术方式上体现明显的创新精神的作品。它应当让人耳目一新，必须给人以启示，并被记忆所保留。《诗探索》作品卷不发表平庸的作品。它不炫奇，更不浅薄地“追新”，却始终支持勇敢而大胆的创新。它有极大的包容性，包容有价值的、有创意的、

“正统”的和“另类”的、也包括新、奇、怪在内的一切佳作。

《诗探索》是学人编选的出版物，从理论的、学术的、诗歌史的角度审视和进入诗人及其创作，这就使它拥有了一个独特的、宽广的、甚至可能是久远的视野和准绳。这也就为我们所确立的“与众不同”的方针提供了一种保证。

祈求一切友人一如既往地关怀和支持《诗探索》！

2005年4月12日于北京大学诗歌中心

·书 讯·

《诗探索》启事

《诗探索》自2005年起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每年出版理论卷、作品卷各二辑，每辑定价18.00元，读者可在当地新华书店购买，亦可向出版社邮购。

邮购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130021　　联 系 人 ： 金 慧

《柳沄诗选》已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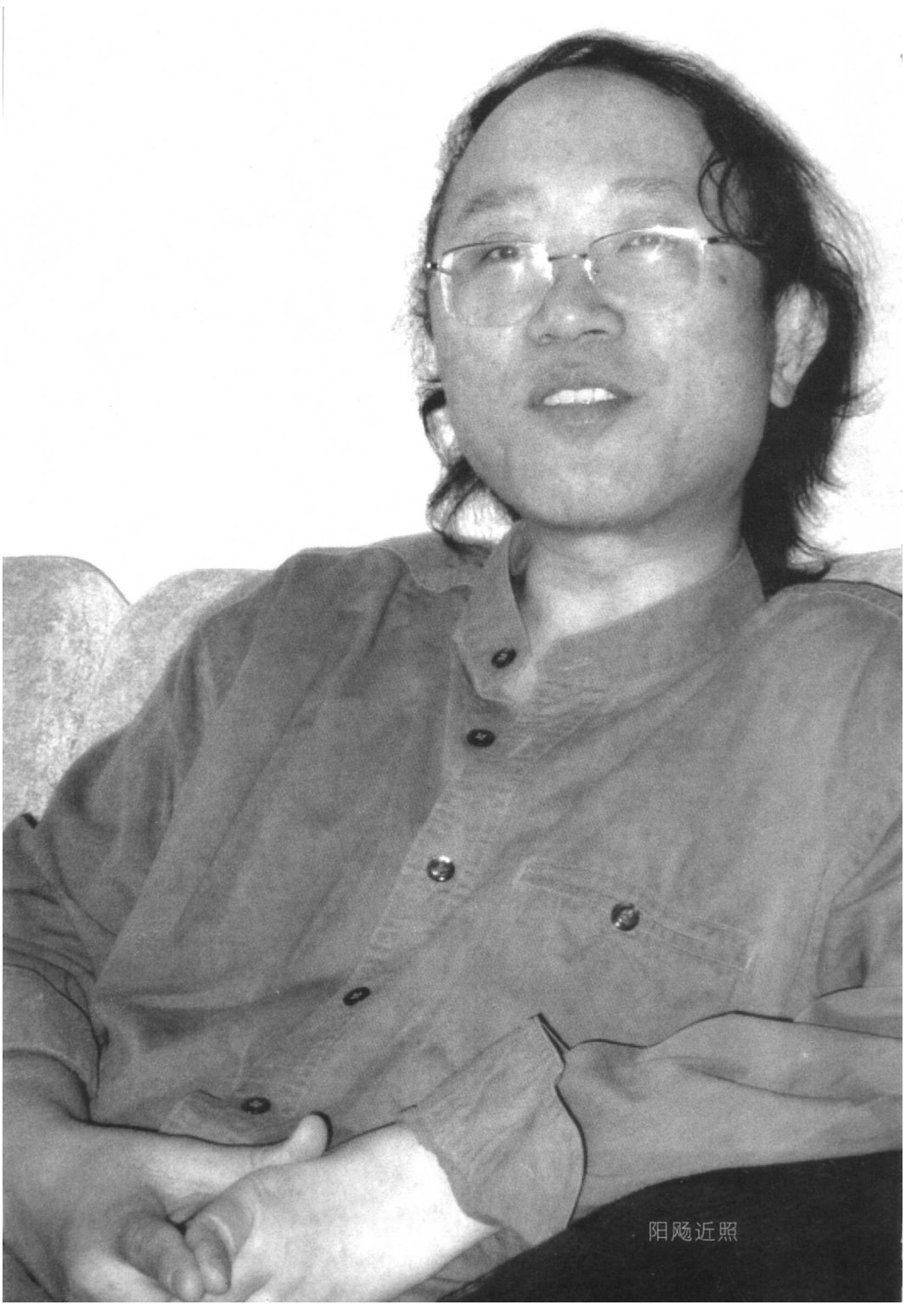
诗人柳沄的心血之作《柳沄诗选》已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系作者二十多年不间断的创作实践及写作姿态的几次调整，使他较好地解决了诗的沉重哲学品格和外在审美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把现代主义思维与现实主义情怀，把诗歌追问存在与终极的凝重和清新、澄明的美学境界融汇为一了。

开本：32开，印张：5.375,定价:20.00元。读者可到当地新华书店购买,亦可向出版社邮购(免收邮资)。

邮购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130021　　联 系 人 ： 金 慧

诗坛峰会

需要全本请访问



阳飏近照

诗人阳飏

阳飏创作简历(自述)

1953年　腊月二十八大雪天生于北京铁路医院。

上世纪 70年代末开始诗歌创作。

1979 年　和人邻、冷焰等创办油印诗刊《昨天·今天·明天》，印行十余期。三人曾起笔名：小桥、流水、人家及太平洋、北冰洋、大西洋，并以拈阄儿的方法决定笔名归属，文学青年雕虫小技。

1981 年在《飞天》发表组诗《给同代人》

1982 年在《诗刊》、《星星》等刊物发表诗歌。组诗《他们还年轻》获《飞天》优秀文学作品奖，并参加了甘肃省青年诗人参观团，和老乡、人邻等一同去了酒泉、嘉峪关、敦煌等地。从此，我的诗歌渗透了那片土地的盐、碱、钙……

1989年　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阳飏诗选》，获甘肃省优秀文学奖、

1997 年　写作《青海湖长短句》、《邓马营湖日记》和《落日之色——笺注〈中国通史〉》、《旧情节》等一批分节长诗，以及《收获：饥饿年代的荞麦》等随笔在《诗刊》、《天涯》等刊物发表。

1998 年　和古马等人去西夏王陵、西藏等地，写作《西夏王陵笔记》、《西藏：迎风诵唱》等分节长诗和《乌鞘岭》、《城市短诗》等长短组诗，并写作《把灯点亮》等诗歌随笔在《诗刊》、《星星》等刊物发表。以选

刊的形式在《诗刊》发表《阳飏作品小辑》，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回顾。

1999年 写作并在《散文》等刊物发表《青藏高原纪事》等随笔在《飞天》发表《阳飏的诗》，以选刊的形式又一次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回顾

2000年 第3期《星星》封三刊出个人彩页及创作观 2000年第6期《星星》刊出“中国·星星跨世纪诗歌奖”获奖名单和我的获奖答词，阐释了自己一贯坚持的诗歌观念：“一位喝黄河水长大的诗人，他应坚持的是种泥沙俱下的写作态度——一种浑浊、粗砺、甚而蛮不讲理的奔涌乃至决堤的诗歌节奏。”2000年第9期《诗刊》“每月诗星”栏发表《阳飏诗抄十二首》及创作谈，2000年第10期《散文》发表随笔《颜色》，同时也开始了我近十万字的关于西方绘画文字的写作和发表。

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在《人民文学》、《诗刊》、《美文》等刊物发表诗歌和随笔，2004年5月被甘肃省文学院和《读者》杂志授予“甘肃省荣誉作家”称号。

2005年 第4期的《诗刊》以《诗人自选诗》的形式再一次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回顾。

我曾写过一小段与前面文字迥异的个人简历，现抄录在此，算是对假冒伪劣严肃的自己的一次戏谑和调侃吧——

上世纪50年代三面红旗飘呀飘，真热，遍地大跃进的小高炉，坐在大棉桃上穿红肚兜的胖娃娃为什么不热呢？光着屁股的我又看了一眼宣传画上的胖娃娃，感到肚子饿了……

60年代 梦见吃油条，那油条可真长呵，像是两根并在一起的铁轨……

70年代处女诗——东风吹，战鼓擂，跃进列车向前飞……

80年代忙结婚、忙生子、忙调工作，忙对着花朵和伤口抒情……

90年代去腾格里沙漠、去青海湖、去西夏王陵、去西藏，等等大好河山到处蹓跶着，然后在稿纸上留下几行脚印……

本世纪2000至2005年 写诗不容易，不写诗也不容易，容易的活儿早叫人抢着干了，我胡思乱想着还能干点什么呢？

阳飏的诗

纪　念

除夕之夜
我在楼下十字路口
给父亲烧了些纸钱
儿子陪着我
个头一米七八的儿子
这一刻突然使我感到老了
我对儿子说——
以后我死了，逢年过节不用烧纸钱，只在心
　里想想就行了
儿子默不做声
更好地活着，就是对死去的亲人最好的纪念
这话我说给自己，也说给儿子
儿子默不做声
十八岁的儿子，还不懂死亡
以及死亡留下的重量
我和儿子回家
横穿马路的时候
他搂了一下我的肩膀

2003年 2月 17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狼

上千公里的青藏公路线
没见一只狼
真想见一只旷野中的狼啊
远远的，最好跛一条腿
更有英雄气概
晚云猩红
恍若狼族为这个世界贡献的血
这只狼沿着山脊缓缓走去
一跛一跛地驮负着过于沉重的天空
额上有刀伤的落日
用一个王朝的历史删改了自己
一种被奉为神鹰的飞翔动物
用比黑夜更黑的翅膀删改着死亡
一只跛腿的狼
行走在西藏的天空下
仿佛替人类驮负着
某种光荣与罪过

1999年 4月 2日

想念黑马河

黑马河，青海湖边的一个小镇
雪山太白，天空太蓝
太多太多的蜜蜂，太多太多的黄金戒指
吐蕃公主千年以前的手太凉

放蜂人背过身去一副酋长模样
低低盘旋着的一只鹰
会不会在某个时辰奔跑成一匹黑马呢
黑马河，如果我不在中途下车
就会又一次见到你了
如同见到一位信誓旦旦的朋友
然后，我们合力从一条河水的泡沫中
牵出一匹马来

2001 年 5月 8 日

雁石坪

今晚睡个好觉
明天去翻唐古拉山
海拔四千六百米的雁石坪
小旅馆昏暗的电灯泡像片安眠药

大声轰响的柴油发电机终于熄灭了
嚓——一根火柴照亮了我大脑的沟壑
藏羚羊一闪不见了
野毛驴一闪不见了
一辆翻倒的大卡车轱辘朝天
一闪，向着天堂开去了……

前半夜有个木匠在我脑袋里拉大锯
后半夜有个铁匠在我脑袋里敲钉子
空气稀薄，世界黑暗
英雄与懦夫都需要睡眠

一场骤然而降的大雨
不就是为了浇灭一根火柴吗
让我再翻一个身睡吧
木匠叔叔铁匠哥哥你们也累了
再翻一个身
睡吧

2004年 2月 24日

沙枣花已经开过

沙枣花已经开过
如同一群失踪的少女
我怀疑她们因为腋下香气的诱惑
最终迷失了自己

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失踪的人
每天都有蜜蜂一样寻找黄金秘密的人
一群少女离黄金有多远
这其中的黑暗无人看见

1999年 11月 1日

菖蒲花开

菖蒲花开，天空蓝透
天空深处的英雄早已身首异处
只有一匹梦幻之马啃吃着云朵

沙漠尽头的那座废墟
而今是风的流亡地，蜥蜴的帝国
磷火与磷火互相照亮寻找着自已的骨骼

黑衣蝙蝠不必蒙面
如果它们泄露了一个民族失踪的秘密
那是在炫耀黑暗、铁，和一座雪峰的坍塌

觅旧的人想和一册霉迹斑斑的羊皮书结伴逃逸
跨上庄户人家那台锈蚀的手扶拖拉机
欲飞的人知道自己轻若一根鹰翎

2002 年 10 月 10 日

古城乡之夜

满天星星如同埋在地里的土豆
月亮有着萝卜的水分
羊的叫声不知是感激还是埋怨
如果给羊一双翅膀
它们会不会飞上天堂
土豆萝卜和羊
兄弟姐妹朋友

今夜，凉州古城乡
包谷掰着指头在算计颗粒
一头老牛好似一间年久失修的房子
一个人想要说点儿什么
终于没有说

不说的话比说出来的话更重要
就像黑夜比白天更秘密

2002 年 10月

楼院里的一棵老旱柳

老旱柳在没人看见的夜里走动
迈着三十年前吊死在它脖子上的那个漂亮妇人的碎步
月光下的影子又空又大
似乎一件无人穿的睡衣

一条蚯蚓像是小学生丢弃的铅笔头
它爬行的痕迹是用不可辨识的字体写出的箴言隽语录

这个城市的建筑一个靠着一个的肩膀睡了
老旱柳孤零零地同自己的体温做伴
四楼一盏骤然亮起的灯吓了它一跳——
左脚踩疼了右脚右脚踮起来望了望
像一位窥私癖者
随后又痛苦内疚地把脸埋在了头发后面

1998 年 4月 12 日

今 夜

从我家六楼窗户望出去
这城市犹如一个建筑工地

焊花闪烁着
真像是一位巨人的思想闪烁着啊
半空中一台老吊车
被锯掉了翅膀的黑乌鸦似的
这只庞大的乌鸦从春天开始
就这么居高临下地
斜觑着每一个过路的行人

有飞机亮着尾灯飞过去了
小脚的古代宫女提着灯笼
抓蟋蟀去了吧
今夜，月亮上肯定有谁
高声吆喝着贩卖黄金
你能听见吗

2001年12月8日

清明那一天

公墓在山上
一座座新坟旧坟俯视着我们
退出了现实生活的亲人用这种方式
重新加入了我们的生活行列
我每年这天来给父亲上坟
陪他老人家待会儿
拔拔衰草添点新土烧些纸钱鞠三个躬
想想父亲的优良品德懊悔自己的不孝言行
然后拍拍身上的土低着头走下山来

一连串的汽车喇叭
你他妈活腻了找死哇——司机破口大骂
对着汽车屁股使劲吐一口痰
我就这样带着对父亲深深的怀念
返回了熙熙攘攘的车流人群当中

2000 年 6月 20 日

5月是个好季节

5 月是个好季节
槐花落了
沙枣花开了
娶亲的花车招摇过市
鸣响喇叭
再过一个十字路口就到家了
拜父母，再拜父母
抹了花脸的父母手里捏着小红包

5 月是个好季节
槐花落在左边
沙枣花开在右边
有个读书读累了的男人
亮着灯睡着了
这是 5 月最后的一个夜晚
他梦见一条湿漉漉的鱼

2003 年 6月 6 日

双辇胡同

家家门口有颓败的小石狮子
青砖路缝长青草
卖风车的小贩一路吆喝着远了

穿对襟长褂的男人
丹士林旗袍开叉的女人
一个老太监的小老婆
敲着水缸又唱起了京韵大鼓

将近半个世纪了
草还是没有长成树
那个老太监的故事
金换银银换铜铜换成了铁
再换就换成假钞了

老是听母亲说起双辇胡同
双辇胡同——
离我太远了，一千多公里吧
火车叫一声
找不着回家的路

2001 年 12 月 28 日

我的 50 年代

我家邻居是个火车司机
印象中他总是咧着一口白牙在笑——
不是牙白，是脸太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